

朝鮮政壇兩位元老

延 靜

外
交
局
兩位元老令人矚
目，一位是近日
擔任朝鮮中央選
舉委員會委員長
的楊亨燮，現年

九十四歲；另一位是多年擔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的金永南，現年九十一歲。

朝鮮政壇曾有過更大年紀的元老，比如吳振宇、李憶雪，他們都曾參加中國東北抗日聯軍，後隨同金日成返回朝鮮，受到信任，不過他們已都辭世。現在的金永南、楊亨燮，出生晚他們十餘年，是他們之後的一代。

我曾三進三出中國駐朝鮮大使館，有機會見到過金永南、楊亨燮，而他們也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兩位。

楊亨燮是一位學者，早年曾留學蘇聯，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他曾在朝黨中央國際部工作，後進入學術領域，擔任社會科學院院長。上世紀八十年代，他進入國家領導人行列，擔任最高人民會議議長，後出任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

從金日成時代起，楊亨燮就登上政壇，步步高升，金正日時代仍受到信任，現到金正恩時代，成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記得金正日接班後，是他最早對外談到，金正日是朝鮮最高領導人。楊亨燮擔任朝鮮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長也不是第一次，二〇一四年朝鮮議會代議員選舉之前，他也曾擔任過這一職務。

玄鳥之哀

任林舉

鄉愁的
胎記
舊家，老少三代
八口人、四窩共
八至二十多隻燕
子……諸多生靈
往來如梭，飛舞

穿插、紛紛擾擾於兩間土平房。適逢盛夏時節，暑氣瀰漫，樑間離燕新生待哺，只要一個玄色的影子從天空倏然而降，屋內外立時群聲大作，掀起的已是整個世界的喧嘩。

煩躁時，我只好放下課本，亂翻閒書。忽有玄鳥一詞映入眼簾，頓覺是一個神秘又神聖的意象，但思來想去，總猜不出那是一種什麼鳥兒。情急下問父親，父親隨手向簷下一指，算作回答。原來就是我們司空見慣的燕子！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沒想到平時嘰喳喳的小鳥竟擔負過如此神聖的使命！難怪牠們要理直氣壯地與人類常相伴隨，同宇而居。牠們是有所依憑的！

之後，再聽燕子呢喃，便加了心思，將其當做一種有內涵的語言。雖然依舊不懂，但並不覺此舉荒唐。人與神之間不也同樣語言不通嗎？或許，站在高處的牠們，先天就握有命運的玄機和評判的權柄。關於人性、人心，關於鳥類和人類的命運等至關重要的大事，牠們未必就沒有自己的認知和見解。

有時，看燕子在窗間飛進飛出，很像房屋的情感、想法或念頭，遂忍不住突發奇想，這些輕盈得近於無重

楊亨燮為人隨和，待人親切，談吐文雅。這與他學者出身不無關係，也是他多年治學的結果。他曾多次訪華，會見中國領導人。二〇〇八年，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訪問朝鮮時，也曾會見過他。

說到金永南，雖九十高齡，但步履穩健，談吐清晰。早年他曾任朝鮮外務省副相，後進入黨中央政治局，升任朝黨中央國際部部長，但更長時間他擔任朝鮮外交部長。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起，他擔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至今。金日成晚年訪問中國，隨行人員中多有他的名字。

近二十年來，金永南成為朝鮮對外交往的一個標誌。不結盟國家召開首腦會議，多由金永南代表參加，因為根據憲法，他是朝鮮名譽國家元首。未建交國家，如美國、日本高層人士訪問朝鮮，多由金永南首先會見，既保持外交禮儀，也發揮他擅長外交的長處。金永南先後出席了北京奧運會、索契冬奧會開幕式。

更引人關注的是，去年年初，韓國平昌冬奧會開幕，金永南率領朝鮮代表團出席開幕式，在韓國停留三天，還會見了韓國總統文在寅。當時正值隆冬，天氣酷寒，可見金永南身體不一般。

對於朝鮮政壇兩位元老金永南和楊亨燮，我一直難以忘懷並關注他們的行蹤，他們也經常出現在我的記憶之中。

明代人物瓷是絲路要角

小 可

文化
什錦

在香港海事博物館「東西匯流：十三至十八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展覽上，看到一件文物珍品青花人物紋碟，由廣東省博物館借展，乃明代萬曆（公元一五七三年至公元一六二〇年）年間作品。明代瓷器盛名遠播，遠銷海外，多虧「隆慶（公元一五六七年至公元一五七二年）開關」：隆慶年間廢除了海禁，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朝廷和上層階級對細瓷的熾熱追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讓洋人眼界大開。

上述青花人物紋飾簡單樸實，讓人有所想像，因近而察遠，觀瓷器，知道明代人物服飾的點滴。

漢武帝開拓北方陸上絲綢之路，設立驛站等對絲路的管理制度，中國與西域的貿易已經大有作為。唐代盛世，通過陸上絲路，與西域交往更顯頻繁，從朝廷到民間，在服飾、生活用具等方面體現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精彩紛呈，給後世留下豐盛的文物精品。南宋時期朝廷被北方外族趕到南方偏安一隅，對南宋人而言

，北方陸上絲路好景不再，因此轉而發展海上貿易，海上絲路是由暢旺。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諸侯內戰，戰敗諸侯另謀出路，組織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轉往中國沿海地方大肆搶掠。為此，自元朝開始，朝廷實施海禁政策，除了進貢，民間的海上經商一律遭禁止，中外海上交流長時間受阻，直到明末隆慶始解禁。解禁後的海上貿易，瓷器為熱門的外銷貨物。

明代青花瓷器質量很高，已經大受外國歡迎，瓷器上的裝飾紋樣，更是錦上添花，這是在元代瓷器的基礎上加以發展。明代瓷器上的紋飾，以繪畫為主，尚有其他多種事物的圖案，花鳥蟲魚，人物有凡人仙人，宮廷中人，老百姓等式樣俱備，紋飾甚至有描繪故事如戲曲故事、民間傳說、幻想故事等等，好些還有圖文，寫實與幻想兼備，題材繁多。青花瓷上所用繪畫線條兼具陰陽深淺，主要用中國水墨技法，更重「預留空白」。看明代高水平瓷器製作之外，同時看到中國水墨藝術，皆是中外人士之心頭好。明青花瓷紋飾優美，本身源於明代畫壇活躍，派別林立。



▲明代人物紋飾出現於青花瓷上，作者供圖

萬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這段期間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經濟發展迅速，瓷器產量大增，外銷瓷隨之激增。萬曆年間的瓷器更有獨特風格，其影響力遠至清初青花瓷器。二十一世紀一〇年代的今天，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行之有效，借古開今，正是源自當年陸上與海上絲路的高尚精神，與沿線國家在貿易、文化上密切交往，大前提是和諧共處，互利共贏。

教授北上

郭一鳴

維港
看雲

日前出席午餐會，一位熟人遞過新名片，原來他離開原本執教的香港某大學，到北京一家著名大學當講座教授，我連忙表示「恭喜！恭喜！」，對方笑答「多謝！多謝！」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普通話不太靈光，沒關係，英文授課，和內地學生交流沒有問題。去年另一名好朋友，辭掉香港的教職到湖南某大學當院長，當地風景宜人，索性把太太也接過去，享受三房一廳豪宅，只有放假才回香港。還有一個是聽說的例子，香港某大學一名教授被邀請到深圳創建一所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

近年內地高校特別是名牌大學經常到海外網羅人才，統計數字顯示，二〇一七年海歸人數達創紀錄的四十八萬，是出國留學人數的八成，海歸已成為內地高校教師隊伍的重要力量，有的人更擔任大學校長，例如不久前辭去清華副校長轉任西湖大學校長的施一公。香港和台灣的大學教授也成為內地挖角的對象，聽聞上海及江浙一帶的大學裏就有不少台灣教授，我認識一位在兩岸三地頗有知名度的台灣朋友，前兩年去了武漢一所大學當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一城有五所大學名列全球大學百強，成為內地高校挖角的對象一點不奇怪，雖未見有關於教授跳槽北上的統計數字，但肯定不是個別現象，而且陸續有來。

海歸回國任教，中共建政以後一直都有，上世紀五十年代像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等一批留學歐美的科學家學者，抱一腔熾熱愛國情懷，放棄優厚條件克服種種阻力回國效力，成為新中國科技事業和學術界的領軍人物。改革開放之後，內地恢復向海外選派留學生，八十年代後期開始陸續有人學成回國，「海歸」一詞正是在那個時候逐漸流行起來。現在內地名牌大學的校長，不少有海歸背景，例如北大校長郝平留美、中國科大校長包信和留德、復旦校長許寧生留英等。

近年內地大幅增加高校教學科研資源，



▲內地名牌高校教學科研資源多，吸引世界各地頂尖學者

資料圖片

教授獲該校延攬，北上帶領學術團隊。

走筆至此，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接受央視記者專訪透露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五大戰略定位：一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二是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三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四是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五是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至於香港的功能定位則是「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無論從戰略定位還是功能定位，香港各大學的角色都十分重要，不僅要為大灣區培養更多人才，而且與灣區其他大學在科技合作、人才交流方面將會更加緊密，未來如果有香港背景的學者擔任內地大學校長，一點也不奇怪。

西出陽關拜班超

安 諒

文化
經緯

古代的熟人，認得的真不多，班超算一個。當然，是我認得他，他絕不認得我。我對他只是略知一二，後生的我是失禮了。沒想到我在本命年加入了援疆的隊伍，西行五千公里，告別了從來未離開逾一月的生我育我的故鄉。更沒想到，這頗具強悍名字的先人，竟然也是當年的援疆幹部。

在西域喀什忙碌了一陣之後，擠出時間來，虔誠地走向盤橐城，我要向班超深深地鞠上一躬。我要說，吾生已太晚，此生赴疆也太遲了。

新疆可謂地大物博，佔全國面積六分之一！沒到過新疆（我說的不僅是旅遊和短暫逗留）也定是國人的一大缺失。西域歷來神秘莫測，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它的安定祥和是中華民族之大幸！風沙漫漫，戈壁茫茫，國家責任，匹夫理應擔當。我不知道，班超入疆之後，是否也虔誠地拜訪了更早的一位先人——張騫。那是兩次出使西域，為絲

綢之路的開闢立下赫赫功績的先輩。我拜謁了張騫，更走近了與自己年代更近，也有幾多相似的班超。我有時想，倘若我與班超同一年代，我們一定是一對心氣相投的好兄弟。他一定擁有兄長的風範。

公元七三年，班超受命西征。燈紅酒綠的洛陽城外，班超深情回望，然後毅然決然，快馬揚鞭。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那一年，班超四十一歲。

一千九百年之後，我也出發了，登上飛機舷梯的那一瞬間，我心平如鏡。沒有悲喜，也忘卻了寵辱，我只將未來視為一次重要的人生旅途。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繁華喧鬧的都市自然讓人迷戀，但世界是廣闊的。天空任鳥飛，海闊憑魚躍。趁着還尚存一些激情和勇氣，撲向了那一片陌生而神秘的世界。此時，我已步入了人生的第四個本命年，已近天命之年！

身為蘭台令史的班超，當年與書案相伴，與墨香相偕，編史編志，悠哉游哉。他投筆從戎了，劍拔弩張，向灰沙濛濛、烈日炎炎的西域挺進。

我不用刻意模仿古人。我帶着沉重的行囊——那裏面一大半都是書籍，我的精神食糧。我帶着曾投身東漁熱土的那一腔熱血，和生活賜予我的生命的感悟，踏上了祖國邊陲的這一方土地。

班超率領了他的三十六名勇士，所向披靡，迅即征服了整個疏勒國。盤橐城下，他出其不意，他兵不血刃。他贏得的不僅是土地，還贏得了一片民心。他文武雙全，治國平天下，在西進三年後，本可以奉詔返京，但官民們不忍他離去，上演了一場感人肺腑的十八相送。班超被打動了，他又一次毅然決然，留在了盤橐城。此後，是整整二十七年，他憂國憂民，殫精竭慮，金戈鐵馬，征戰千里。安撫天下，順遂民意。那一世英名，名副其實，氣貫天虹。

我一直在想像，當年他辭別雙親和妻兒時的場景。我也一直在想像，他拋棄了書案，是否也真正拋棄了那文化的精粹。我悟到的結果是，那離別的情狀，恐怕難以用一個詞語來概括，但中國文人精忠報國的夙願，是中國文化的精血與魂魄，班超絕不會捨棄

。我也一直在猜測，倘若班超留戀親情，在平安逸看重俸祿，甚或擔憂自我，他還會有這樣的動力和行為嗎？相比之下，吾輩似應汗顏，當今文明進步，投身援疆也不算什麼了。不求史冊留名，盡綿薄之力，為喀什百姓的安居樂業謀福，在戈壁灘上注入一絲生命的綠意。

如今的盤橐城遺址上，班超像高高地矗立着。那股叱咤風雲的英氣，勢不可擋。而那握着書卷的姿勢，又顯示出他的魅力的深厚。三十六名壯士，齊肅肅地站立，就像挺拔的白楊樹，生機勃勃。這也是喀什噶爾充滿生命的象徵！

大風起兮雲飛揚。但秋天的喀什噶爾，更多的卻是天高雲淡，風和日麗。

我在秋天的陽光裏，向先輩班超深深鞠躬。我感覺到了班超目光的撫摸，還有心靈的感應。那是文化人特有的敏感，也是英雄們永遠的惺惺相惜。

讓我帶着班超的深沉和執著，踏上明日的道路。



▲喀什盤橐城的班超像

資料圖片